



缱绻非爱

溺紫·作品



LOVELESS

那是第一个吻——心脏像火山群同时爆发，动脉静脉凝固不动，所有的血液被吸血鬼抽空。

有个声音在响，这就是爱情，让人神志不清、可遇不可求的爱情。

你对我说，爱就是，缱绻不已……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缱绻非爱

溺紫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缱绻非爱 / 溺紫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438-6499-3

I. ①缱… II. ①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0879号

出版发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字数: 155900

印张: 7

出版时间: 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胡如虹

特约编辑: 郭翔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ISBN 978-7-5438-6499-3

定价: 20.00元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ONE



来到这个大学，其实是为了他…… /001

CHAPTER TWO

假期旅行与留学生活 /039

CHAPTER THREE

用最美的青春，和最爱的人在一起 /075

CHAPTER FOUR

La vie en Rose /105

CHAPTER FIVE

等待中的第一百封情书 /137

CHAPTER SIX

想和你一起前往世界尽头 /163



终曲 所谓爱就是，纠缠不已 /187

前生篇——祝你生日快乐 /193

后事篇——明媚的一年 /205

CHAPTER ONE

来到这个大学， 其实是为了他……



炼狱般的高考，如何填写隐秘的大学志愿。

有地狱一起去猖獗的死党，厦大还是南大，男公关……

来到这个学校，其实只是为他……

听说你期中考，高数是不是考了37分

学生会，万恶的学生会，还能让人减肥的学生会……

如何得到第一份……天上掉下来的兼职工作



所谓爱就是，继续不已。

{ 炼狱般的高考 VS 如何填写隐秘的大学志愿 }

那年的夏天有蝉鸣，层层的光一片明媚，树影斑驳。

木头做的椅子被漆成绿色，每一张都是，听说看起来很环保。

我的手在抖，黑色水笔在第一志愿那一栏填下南大，不敢回头面对那个凝视的目光。夏天是个作决定的季节，是决定都会有挣扎。

出了校门，门牌还是在那个位置屹立着，我拿出手机拨通一串外地号码。

“我填了我填了我填了。”我不淡定地对着话筒狂笑，对面沉默了一阵子，最后传来一阵同样不淡定的尖叫。她和我一样高兴，我想一定是这样。

尖叫完她停顿了一下，问：“你分数够吗？”

我大大伸了一个懒腰。

“切，你以为我是你啊。”

我扬扬得意地走在熟悉的小道上，和我最亲密的挚友聊着长途

电话，人生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此。相隔五年，我们又要在在一起了，我的激动不可言喻。这五年她在南，我在北，她做她的兼职小裁缝，我做我的全日制学生，三不五时相看泪眼，互相激励的方式除了长途电话就是 QQ 或 MSN，畏惧电话费的昂贵，我们发展了互相偷菜的线上友情，秦岚觉得有时候我们比较像网友，我深有同感。

沿着这条长巷，一路西向会看到一片树荫，树荫下有一栋孤岛一样伫立的巨大白色屋子。现在是下午三点屋子很安静，我能预示到三小时之后车水马龙，六点左右的大白屋子会爆发战争，每天如此。

那栋白屋子是我们家的祖屋。

我念初三那年，我妈下岗了。下岗的她不甘寂寞，改造了我们的祖屋，前门开餐馆后门住人。餐馆的招牌菜是她拿手的狮子头，除此以外毫无特色。餐馆有个普通的名字叫祥瑞，和我爸同名，为了招喜气，我妈还买了只五彩斑斓的鹦鹉，可惜那鹦鹉不学人声也不啼鸣，安安静静得像与世无争的老太太。可就算是鹦鹉老太太，也一点儿都不像《小龙人》里头那只，没法指望它来化腐朽为神奇。于是，头一年，我们的祥瑞也都是生意平淡无人问津，只有我妈乐此不疲。

那是个春天，春天总是有好事情发生。香港来的明星误打误撞吃到了祥瑞狮子头，也不知道那天是风大还是沙子多，居然潸然泪下。

我妈硬着头皮伺候，我和我爸当场吓坏了。

谁都没指望这一来祥瑞声名大噪，机缘巧合使得我们的生活直奔小康，一到吃饭时间来来往往的都是客。三年后，那港星已经不怎么红了，桃色新闻的版面都被压成了四川小豆干的 size，然而祥瑞的生活倒是比一年比一年好。

客人管我爸叫祥瑞，叫我妈老板娘。

老板娘好，老板娘添饭，老板娘埋单，一叫就是好多年。感觉我妈是当家的，我爸撑死只是一吉祥物。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和我爸也随了俗，老板娘这个称呼标志着我们家母系氏族时代的开始。

老板娘掌握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存折，一样是威严。我和我爸常常面对同样的窘迫处境。

那天回家后，我们娘俩一直没开口，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偷偷望她，回想这几天的战役，还是心有余悸。

在高考志愿的问题上老板娘格外认真。很明显，六百二十几分去北京混有点吃力，所以我理所应当地放弃了最近的阵地。三天来我的自吹自擂没有停歇，信誓旦旦地告诉她像我这样的新时代小青年就应该多出去闯闯。老板娘挑眉，很不屑的那种，刷刷两下把卷闸门给关上，整整一个下午家里的气氛凝结到了冰点，爸爸一直在端茶倒水，电扇开到了最大左右左右地摇，没能起一点儿作用。

“南大有什么好？”

“人家是211工程。”

“211多得是，天津大学就是，干吗非得跑那么远，孩子他爸你说对吧？”老板娘使劲儿拽我爸的袖子，拽得他猛点头附和：“多得是多得是。”

我知道理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都是211。

“人总有点理想吧！爸爸你说对吧？”我拉过爸爸另外一个袖子。

“有理想有理想。”

我和老板娘同时甩开了爸爸的胳膊，用鄙夷的眼神目送他去厨

房。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总是能耀武扬威，但他们不擅长应付复数，这就是为什么有了一夫一妻制。在大学这件事情上，夫的态度很含糊，而妻始终不肯让步。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小岚在那儿嘛，你就是不学好，她一个辍学的孩子……”

“你别这么说她。”

气氛转为沉寂，秦岚比我小一岁，初中没念完就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到南方去自力更生，但她从来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能自食其力地生活，她会在我模拟考考砸的时候痛骂老师，我做题做到凌晨两点只有她还在线上陪我，她会说沙沙其实你比谁都好，而不是“你看隔壁王多多都拿了三年奖学金了”。

我觉得自己挺悲哀，夺门而出，飞奔到大街上，没有目的地一直跑一直跑。也许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非他不可的，每天都在是该进一步还是退一步的问题上花很多时间，意义又是微乎其微。

我在小溪边停住了脚步。一个男孩子站在桥口，穿着一身绿色的运动服，表情没看清。他感觉到什么似的转过了头，看到我红红的鼻子。

“别客气，你跳吧，我不叫人。”他说。

我瞪了他一眼。

“老板娘不让我填南大。”我说，“但是我这次决不让步。”

“她会捏死你的。”

“怕她就不叫蓝沙沙。”

男孩子切了一声，很不屑。

{有地狱一起去猖獗的死党 & 厦大还是南大 & 男公关……}

他是秦岚的哥哥，叫秦海，他们俩兄妹绝对是天下无双。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天使和恶魔，反正从小学起就和他不怎么处得来，吵过架，动过手，初三那年两人都是逃课惯犯，由此变成了战友，战友归战友，我们还是凡见面必吵，秦海念理科高三七班，我在理科高三五班，同校不同班应该少有交集，偏偏两个班的班主任都是优秀教师，视彼此为劲敌，关系类似肯德基和麦当劳，移动和联通。

因为班里折腾，我和他都是看戏的主儿，不伦不类的友谊也在硝烟里滋生了。说友谊也不全然，反正我不是很喜欢他，不说性别只说性格，他跟我的好姐妹秦岚差远了。

一晃眼高中初中小学的恩恩怨怨都如浮云尽数散去，听说他填了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离我的南大十万八千里，我精神为之一振。

联想到地理位置。他偷抄我作业剪我头发打我小报告的齜龌事情像放电影一般在我脑中过滤了一遍，接着全部释怀。

以不变应万变，就这么耗着，要么南大，要么辍学。秦海唾弃我目光短浅，可是事实证明这招果然有用。不久后的某一天，我妈妈终于答应了，条件是得按着妈妈的想法把金融系写在第一志愿，我欣然接受。

金融算什么，只要是南大，国贸我都学。

无数人对我难得的坚持觉得不可思议，我总结了南大的八大特色九大优势，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当然，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鬼魅一样吸引着我确实另有原因。可是我并

不想分享，因此所有问我的人都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只有秦海没有问。

我们彼此听说都被第一志愿录取，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征程。

天津站人声鼎沸，班得瑞的《Childhood memory》从秦海的CD里流泻出来，到了站台能听到火车吭哧吭哧的响声，谁都有热泪盈眶的冲动。

“蓝傻傻快点位移，速度速度。”秦海拉住我的手，嚷嚷着。

我们被一个大包裹挤上大铁皮，来不及看最后一点景色火车就飞驰起来。

再见，北纬39度54分20秒，东经116度23分29秒。

我们这批孩子都已长大出行，山高路远的说法没能挡住任何人的脚步。广阔无垠的稻田里恍恍惚惚犹如过去孩子奔跑的影子。

还记得我们那条街道里曾经一度流行一种纸牌游戏叫洋片儿，牌面长得像扑克，算是比较幼儿版的扑克，整个街道的孩子都乐此不疲，但是有五个孩子玩它最厉害，简直所向披靡，那五个人就是：高小石、秦海、秦岚、蓝沙沙、陈雅言。

我们还自封名号，曰，黄金五人组。

只可惜那个游戏很快没落，被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代替，我们五人组也无疾而终，但每次那些小纸片儿落在我们手上都会乖乖地听话，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刻。

一转眼的时间，黄金五人组都拆得支离破碎，第一个走的是陈雅言，第二个走的是秦岚，第三个走的是高小石，他走的那天下暴雨，我们月考，谁都没有去送他。

那次月考，我和秦海都拿了满江红。

我一直觉得他老了以后会像休·格兰特，可惜没敢告诉他。

我一直觉得他会很快回来，可惜他一去两年，一次都没回来过。

大人们总叹着气说全天津没有一个小孩子像高小石那样坏脾气。

我们也知道全天津像高小石那样聪明的小男孩也不多，奥数奖状糊在墙上十几年了，每次看到还是会想他。这两年他连封信都没写回家过，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读书。很长时间，高小石不再是黄金五人组的一员，而是传说里的东西。

秦海一边说着蓝傻傻不要哀伤，一边压低自己的帽子转过头去。

“你不是填了厦大吗？怎么和我坐同一辆车？”我问。

耳边响起秦海的呼噜声。

我研究着从他包里掉下来的那张诡异的南大新闻与传播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脑海中，又把他偷抄我作业剪我头发打我小报告的龌龊事情像放电影一般过滤了一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该死的骗子！

小小的愤慨很快就被南方城市的繁华和热情打击得溃不成军。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阿岚阿岚阿岚阿岚阿岚！”

秦海在一边臭着脸说：“见个面犯得着那么热情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有点什么。”我和秦岚一概没把他的放在耳里。我们已经当了五年的网友了，五年的网友网下见一次面也该有那么激动吧。

“阿岚你的脸怎么了？！”我惊讶地注意到她脸上有一条细细的疤痕。她大咧咧地笑，干这行谁都会受点针伤的嘛，我细看，果然

是针的痕迹。

“哥，你怎么一点儿都不想我啊？”秦岚装出撒娇的样子。

“他是爱在心口难开。”我附和，随即笑作一团。秦岚把我们俩送到学校里，因工作忙又匆匆走了。呼吸着南大新鲜的空气，我觉得自己真没走错这一步棋。

蓝沙沙，身高172厘米，体重124斤，高中折腾了三年，体重依旧丝毫没有变化，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关于奋斗的信仰，只保留了南大这一个。他们说大学是一个自我消亡的阶段，确实是有一场弱肉强食的竞赛。

“沙沙，你是摄影界的人才。”小个子学长说。

初次见面的新闻与传播学系学长亲昵地叫我沙沙，眉目里含着笑意。

秦海把我推出人群，他说空间太小我体积太大把氧气都吸光害他几乎窒息。我斜眼，早就习惯了秦海的恶言恶语，我不理会他。

我记得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反对秦海，他有些不可思议，表情愤懑，甩头出去，那动作还挺帅，教室门被甩得嘎吱作响。

学长说：“别管他，总之沙沙，我们摄影协会需要你。”

“可是学长，我是学金融的。”我说。

“就算你是学国贸的我们也依然需要你。”学长说。

他是真的很需要我吧，我这样思考，忽然感受到了大学的温暖。那天，我在学长们极度的热情中在人会申请上填下了名字。一边填一边手机就响了，是新同学发来的消息。

“一起去看迎新晚会吧，有帅哥，有惊喜。——司徒晴柔。”

司徒晴柔是我室友，很小很温柔，一米六都不到，长着一头后

现代的自然卷，白框眼镜，能说会道，属于交际但不是鲜花那一类。

当晚，我屁颠屁颠地和司徒晴柔跑去看迎新晚会，我在她身边像施瓦辛格陪着滨崎步。幸而她不像我想象中南方女孩子那样的娇气，说话直接利索。那天灯光美气氛佳，主持人把一个男生拉到我们面前。

“欢迎高小石学长。”她说，声音响亮，我只记得当时每个人都看着他，像看刘翔姚明合体似的看着。但我却愣住了，高小石，他就是我们黄金五人组的高小石，失踪两年没有消息的高小石。

刚刚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归来的他像个英雄。高小石没有说很多，聒噪的小主持一直在介绍他的丰功伟业，他的眼神是飘的，居高自傲。看得我怒火中烧。

司徒晴柔操操我说：“帅吧，那是我老大。”

“啊？”

“校会外联部部长。”

司徒晴柔参加了学生会外联部我是知道的，但是高小石我却没有想到。外联部不就是公关部吗？高小石，不就是男公关？

这太让人羞涩了。

我正在纠结中，这个环节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在表演采桑舞，整个一群魔乱舞。

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兴高采烈地展望了不久将在我校举行的“三个代表”知识竞赛，宣读参加人员。

“校会外联部，高小石”还有“摄影协会，蓝沙沙”。

司徒晴柔拍拍我的肩膀说：“沙沙，你真勇敢，多有挑战的比赛。”眼神特别真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干吃了一吨三

鹿奶粉一样难受。

“晴柔我有点事情，等下回来。”我把自己剥离了人头攒动的人群。

气喘吁吁地跑了好久，跑啊跑啊，终于到了摄影协会的专用教室，只有一个陌生男人，他穿着一身粉色的衬衫，黑框眼镜，很认真地擦着镜头。乍眼一看还以为是梁宽，属于长得很帅却很难大红大紫的那种。

“同学，你看到魏学长没有？”

“没。”

“你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

“不知道。”

这人态度很差，我也懒得纠缠：“那他电话号码呢？我要退会。”

这句话让他把头抬起来了，带着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你是会员？”

“不算，今天刚被骗进来的，还要我参加什么‘三个代表’知识竞赛！”我喘了几口气，见他很认真地擦镜头，以他的认真程度和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这娃娃也是被骗进来的苦力。

“你也是被骗进来的吧？要不要一起退？”我鼓励他别害怕，这毕竟是大学，又不是黑社会。

“恐怕不行。”

见这人还挺没种，我没有多聊的打算，但是他忽然站了起来，整整高过我一个头，在这里实属罕见。他换了一个表情，握住我的手，特别热情的那种，我倒退了两步，他又逼近，眼睛都在发光，这把我吓坏了。

“你要干啥？”我颤抖着问。

他握紧我的手，说：“我给你讲讲摄影协会吧。”

“不想听。”现在我听到“摄影协会”这四个字就心生厌恶。

“很久以前南大并没有任何摄影类的协会……喂，你回来！”

他很诚恳地拉着我的衣服不放，要是般女孩子早被他拉哭了，最后我只好妥协地听他讲。接下来的半小时，他讲述了一段摄影协会的发展史，还有会长对摄影的奉献，顺便，他还描述了优秀社团对于一个学校的意义。听起来很乏味的东西，但却在他的口中变得格外精彩，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小说还小说，说得我集体荣誉感熊熊燃烧。

“这位同学，你真的能拒绝这样这样一个人性化协会的邀请吗？”

“不能！”我发自内心地回答。

“这次活动，每个协会都要派一个人参加，否则明年就不能参加评选优秀社团。”他把一沓资料摆到我面前，“这些是‘三个代表’问答的一些资料，你不嫌弃的话就先看着吧。”

“谢谢你！”

“不客气。”说完，忽然响起了敲门声。他极具风度地走到门前，开门。是秦海。他大大方方地进来，看到我冷笑了一下，然后和那个同学相互问好。

“秦海，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让你来。”

“没事，会长。”

他们进入了关于新学期第一个外景的计划的讨论中，而我呆呆地伫立在原地。

会长？

没错，这个人叫陈东明，摄影协会会长。搞了半天，是我被人

卖了还帮人数钱，南方男人真是心思缜密步步为营并且十分不要脸。

有意无意的，我看到秦海的表情，我读懂了那个表情，它婉转地传达了以下含义：蓝傻傻，栽了吧。

{来到这个学校，其实只是为他……}

其实老是被同一个人笑并不是那么有趣的事情。那天回寝室楼的路上我一直不开心，秦海也没有答理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样生闷气实在不是蓝沙沙的风格。

我说：“我见到高小石了。”

他脸上露出不怎么明亮的表情。

“真巧。”他说，斜着眼睛看着我。

“缘分啊！”我笑嘻嘻地说。

秦海看着我特无奈。过了好久，他才说话，那声音仿佛是从老旧留声机里传出来的一样。

“我看你还能傻到什么时候。”他的眼睛转向了路灯。路灯，照亮了我们所有的阴谋诡计。

我才不傻，我知道什么该拼什么该放，这一点很多高考是六百五十分的人未必能知道，就算知道也未必能做到。

我和秦海的钩心斗角未能结束，它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最后，可能会分成六个阶段每阶段八步骤。而在大学阶段的第一步就是传说中的“三个代表”知识竞赛。

不就是个“三个代表”知识竞赛吗？不就是一个高小石吗？

拼了。